

域外漢籍叢刊

金生楊 王強 主編

朝鮮儒學長編

66



巴蜀書社

域外漢籍叢刊

朝鮮儒學長編 66

巴蜀書社

第六十六冊

農巖集 三十六卷 金昌協撰

.....

疏劄

農巖集

四

卷一

豐巖集卷之七目錄

疏劄

館學請百官喪服一從古禮疏

代靈巖儒生請煙村書院賜額疏

代豐德儒生請德水書院賜額疏

館學請留領府事宋時烈疏

館學請五賢從祀文廟疏

館學請召還領府事宋時烈疏

代永平儒生請玉屏書院賜額疏

諫院請百官喪服一從古禮劄

王堂應旨劄

王堂請召還奉朝賀宋時烈劄

陳所懷仍乞遞職疏

辭副校理疏

辭大司諫疏

應旨疏

農巖集卷之七

疏劄

館學請百官喪服一從古禮疏

甲寅

伏以臣等頃以百官喪服之制猥有論列未蒙允俞非不欲更申前說以漸得請而顧緣日期迫促勢有未遑遂泯默至今矣然念此事實關國家典禮之大節有不容但已者茲敢不避煩擾再瀆宸嚴惟

聖明留意焉臣等竊以方喪之服衰經之制先王定禮不可或廢而今日百官服制苟簡卑薄違禮不經者則臣等既已備陳於前疏以殿下之明聖亦宜

洞燭無餘矣 殿下如以此禮之不行自前代已然
有難猝復於今日則臣等請以 皇朝之所已行者
明之故相臣李廷龜之奉使赴京也適值 神宗皇
帝昇遐之日遂得隨叅於成服之列其文武百官之
服一從衰經之制廷龜備記其事載在集中可考而
知也夫 皇朝君臣之服本行易司之規而至其衰
經之制必遵古禮而行之顧以我國家喪禮度越百
王而獨於此一大節反不能遵 皇朝之美制是其
情文之不稱固已甚矣而亦豈不有乖於從周之義
也 殿下於前日臣等之疏批以爾等之言不無意

見爲教臣等竊仰 聖意亦非以古禮斷然不可行也特以一時倉卒有未及周旋耳此則事勢誠然固已無及矣而及今有可以追補前失者則伏惟 殿下亦不必終始憚改使先王定禮終不復於 聖世也臣等謹按宋儒朱熹嘗於孝宗之喪上劄其君論一時倉卒違禮之失請追復古制而亦以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剝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變除之節尚有可議蓋以古制雖失於初喪而因時變通以追前失亦未爲不可也然則今日百官服制雖未及更定於初喪亦不可因仍訛誤終不思變通

之道也 殿下誠欲革去陋習一復古禮則宜因啓
殯之節改從衰經之制一如朱子所論旣無嫌於無
端追改而亦可以遂正千古之謬矣豈不善哉嗚呼
君親恩義本無輕重臣子之心必欲自盡於送終之
際者固未有二致也令我 殿下至誠自天克盡孝
道凡自哭泣擗踊之節以及微文末禮靡所不用其
極而獨此百官服制大有違於古禮其在臣僚雖欲
自盡其忠愛之心顧無以表其哀而稱其情是豈獨
有憾於人臣事一之義抑恐於 聖上盡誠致隆之
道亦或有歉然者也伏願 殿下亟命該官稽考禮

制預行講定俾得變通於啓殞之日自今著之方冊
永爲定制以垂萬世之成憲千萬幸甚臣等無任激
切祈懇之至

代靈巖儒生請煙村書院賜額疏

庚申

伏以臣等竊觀自古以來朝廷之士入而不出懷祿
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其能決然勇退不爲富貴所
沒溺者塵可指數然考論其世又皆遭時衰亂慘迫
禍患思所以自全而不者亦以名位已極無所覲於
後耳若乃處明聖之世嚮用未艾而能從容自引去
者千百無一焉况能不以一節自喜而志乎九道不

以閒散自適而力於實踐者豈不益卓絕難觀哉臣
等下邑蒙士耳目不遠而獨聞我 世宗 文宗之
世有臣崔德之其仕嘗自翰苑歷玉堂臺閣而後以
南原府使退居本邑築書樓扁以存養杜門不出時
則 世宗晚年也及 文宗卽位召拜藝文直提學
獎以純實且將留用而在朝不二年上書乞骸骨歸
遂不復起焉臣等竊念 本朝治化莫盛於 世
文兩廟之際當是時才俊應運鱗集雲蒸經學文章
之士瑰瑋卓犖比肩立朝咸以功名自奮蓋亦千載
一時也以德之之賢翺翔其間亡所與讓使其從容

委蛇附會時運亦可以致位卿相功名爛然矣顧乃棄而不取高蹈遠引棲遯山海以沒其身此非審乎外內之辨超乎榮辱之境者不能也被世之審機逃禍與位極乃止者殆不足道也且自古退遯之士率多自標其高以爲極致而優游放曠無所用心是雖賢於沒溺富貴終身不返者而去道則亦遠矣今德之之歸也乃取孟氏所稱存心養性者名其所居之室則其留心正學不忘進修之實槩可見矣昔朱子有言曰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若德之者其庶乎此矣惜乎

史乘疎略其言論風旨無得以考其詳也然其所立之高所存之正亦既遠過於人而足爲後來之師範矣是以及其孫而有忠成者學於文敬公金宏弼之門茂材篤學克稱高弟是其師友淵源固有然者而亦不可謂不漸於先訓矣蓋自德之之世今已二百餘年而人猶慕之不衰士大夫之道南州者必問其所謂存養樓者瞻禮其遺像咨嗟歎息而不能去其遺風餘韻感人亦深矣往在庚午年間一邑章甫協力建祠以祀德之且以忠成配焉俎豆之事久益不懈而顧以遐遠固陋尚未能請額于朝以爲多士羞

今者竊見 聖明尊賢重道凡斯文曠典士所願行者無不樂施臣等以爲此時不可失也遂敢相率以來請命于闕下伏惟 殿下覽察德之出處本末學問大致宜爲多士所尊奉特命有司宣賜恩額以褒獎之使下邑之士得遂尊賢之誠而來者有以觀感興起不勝大願臣等無任仰首祈懇之至

代豐德儒生請德水書院賜額疏

伏以臣等之來爲請先正臣文成公李珣祠額而其來也實與一邑之羣士謀蓋有不可不可之論焉其不可者則曰此誠大事不可已也雖然此聞國家設令

甲禁疊祠凡疊祠而請額者有司者皆格而不行惟
我文成先生廟祠之在郡邑者非一而皆已前蒙賜
額今吾邑則旣後時矣徃必不得請知其不可而請
之瀆也不如勿請其可者則曰吾先生盛德大業固
度越前儒有百世之功焉是雖此邑而俎豆之可也
况吾邑實先生姓貫之鄉也安可以無祠苟曰有祠
而不得 聖朝之恩額是猶無祠也以吾邑而無先
生祠是鄒魯之鄉亦可廢孔孟之祠也其可乎夫國
家之設令甲意固有在矣必不於吾邑之祠先生而
並以是格之也且夫請而不許有司者之過也可以